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卷四

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元臺子馬蔣仲化註證

口問第二十八

黃帝閒居。辟左右而問於歧伯曰。余已聞九鍼之經。論陰陽逆順六經已畢。願得口問。歧伯避席再拜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口傳也。黃帝曰。願聞口傳。歧伯荅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脈絕。脉道不通。陰陽相逆。衛氣稽留。經脉虛空。血氣不次。乃失其常。論不在經者。請道其方。

辟闢同。孟子云。辟土。地。卒音猝。

此言有所當口傳者以其論之不著于經中也

黃帝曰人之欠者何氣使然歧伯荅曰衛氣晝日行于陽

夜半則行于陰陰者主夜夜者臥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

陰氣積于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

數欠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寫

足少陰補足太陽欠音牽去聲江左謂之呵欠數音束

此言人之所以欠及所以寐與寤而有刺之之法也欠

氣相引也素問宣明五氣論本經九鍼論皆曰腎主欠人之所以欠者正以

衛氣晝日行于陽足手六夜半則行于陰足手六

陰經專主于夜而行之夜之時則必臥惟衛氣之爲陽

者主于上行。營氣之爲陰者主于下行。此陰陽二字。主營衛言。茲

以陰氣積于下。陽氣以夜半之時亦在于下。而未得盡上。故陽氣乘夜半之後。乃相引而上。陰氣則相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以爲欠也。至人之所以寤寐者。以夜半之時。萬民皆臥。命曰合陰。斯時衛氣已盡。營氣方盛。故目瞑而寐。至夜半之後。則陰氣已盡。陽氣方盛。當從此而寤矣。彼不寐而多爲欠者。以足少陰腎經有邪。故不能寐。宜寫其照海穴。陽蹻虛故多欠。宜補足太陽膀胱經之申脉穴也。

黃帝曰。人之噦者。何氣使然。歧伯曰。穀入于胃。胃氣上注

于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于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并相逆。復出于胃。故爲噦。補手太陰。寫足少陰。噦切月於

此言人之所以噦而有刺之之法也。人之一氣入于胃。

胃得穀氣而化之。遂成精微之氣。以上注于肺。而行之。

五藏六府

肺經轉輸之次

今有寒氣之故者在于胃中。而又有

穀氣之新者以入于胃。則新故相亂。真氣與邪氣相攻。

真氣卽胃氣邪氣卽寒氣

彼此之氣并而相逆。所以復出于胃而爲

噦也。當補手太陰肺經。及寫足少陰腎經可也。

黃帝曰。人之晞者。何氣使然。歧伯曰。此陰氣盛而陽氣虛。

陰氣疾而陽氣徐。陰氣盛而陽氣絕。故爲唏。補足太陽。寫

足少陰。

唏許
几切

此言人之所以唏而有刺之之法也。釋文言哀痛不泣曰唏。人之所以唏者。以陰氣反盛且疾。陽氣反虛且徐。且絕。故爲唏耳。治之者。宜補陽而寫陰。當於足太陽膀胱經陽蹻脉氣所出者補之。足少陰腎經陰蹻脉氣所出者寫之。

黃帝曰。人之振寒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于皮膚。陰氣盛。陽氣虛。故爲振寒。寒慄。補諸陽。

此言人之所以振寒而有刺之之法也。振寒者。身寒而

振動也。蓋以寒氣客于皮膚，其陰氣盛，陽氣虛，故陰盛則爲寒，且寒而戰慄，當補諸陽經以溫之，則陽勝而陰衰矣。

黃帝曰：人之噫者，何氣使然？歧伯曰：寒氣客于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于胃，故爲噫。補足太陰陽明，一曰補眉本也。此言人之所以噫而有刺之之法也。噫，不平聲也。蓋以寒氣客於胃中，厥逆之氣從下而上，其氣之散也復出于胃，故爲噫。當補足太陰脾經、足陽明胃經以溫之。

曰：取足太陽膀胱經之在眉本，名攢竹者，以刺之。

黃帝曰：人之噦者，何氣使然？歧伯曰：陽氣和利，滿於心，出

于鼻故為嚏。補足太陽榮眉本一曰眉上也。

此言人之所以嚏而有刺之之法也。嚏噴嚏也。蓋以人之陽氣平和順利滿溢于心。故上升于鼻而為嚏。當補

足太陽膀胱經曰攢竹者以刺之。一曰在眉近于上者

是也。

兩眉頭少陷宛宛中。鍼三分留六呼灸三壯。鍼灸聚英云主風眩嚏。

黃帝曰人之蹇者何氣使然。歧伯曰胃不實則諸脉虛。諸

脉虛則筋脉懈惰。筋脉懈惰則行陰用力。氣不能復故為

蹇。因其所在補分肉間。

蹇音爰釋云下垂貌。則是首身下垂而不能舉也。觀本經下文有因

其所在補分肉間則蹇必有定所且有分部。彼以避為釋者是乃以讀之為躲而遂釋之為避也。義甚不通。

此言人之所以蹇而有刺之之法也。蓋以胃者五藏六

府之海也。胃虛則諸脉虛而筋脉懈惰。復乃強力入房。所以氣不能復而爲殫也。當因其所在以補其分肉間耳。

黃帝曰。人之哀而泣涕出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心者五藏六府之主也。目者宗脉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氣之門戶也。故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藏六府皆搖搖。則宗脉感。宗脉感則液道開。液道開故泣涕出焉。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故上液之道開則泣。泣不止則液竭。液竭則精不灌。精不灌則目無所見矣。故命曰奪精。補天

柱經挾頸。

此節可與素問解精微論參看。

此言人之所以泣涕而有刺之之法也。蓋人泣涕出于目。本于心。形于口鼻。正以心爲五藏六府之主。目爲宗脉之所聚。又爲液氣上升之道路。口鼻爲氣之門戶。故凡悲哀愁憂者。則心主動。而五藏六府隨之以搖。搖則宗脉動而液道開。泣涕之所以出也。且此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故上液之道一開。則泣不止而液竭。精不灌而目盲。其名曰奪精。當補足太陽膀胱經之天柱穴。此經乃挾於後之項頸者是也。

挾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中。鍼二分。留六

呼灸七壯。

黃帝曰。人之太息者。何氣使然。歧伯曰。憂思則心氣急。心

系急則氣道約。約則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也。

此言人之所以太息。而有刺之之法也。人之心皆有系。唯憂思則心系緊急。而氣道歛約。約則出氣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當補手少陰心經。手厥陰心包絡經。及足少陽膽經。皆留其鍼以補之也。

黃帝曰。人之涎下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飲食者。皆入于胃。胃中有熱則蟲動。蟲動則胃緩。胃緩則廉泉開。故涎下。補足少陰。

此言人之所以涎下。而有刺之之法也。人之涎何自而

下正以飲食入胃。則胃暖而蟲動。胃氣之在上脫者。勢緩而不下降。所以在上之廉泉開而涎下也。當取足少陰腎經以補之。蓋補陰則任脉下盛。而上之廉泉通。廉泉通而涎下于內。不下于外也。

黃帝曰。人之耳中鳴者。何氣使然。歧伯曰。耳者宗脉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則宗脉虛。虛則下溜。脉有所竭者。故耳鳴。補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也。

此言人之所以耳鳴。而有刺之之法也。耳爲宗脉之所聚。胃爲宗脉之所生。唯胃中空。則宗脉虛而下流。其在上之脉氣隨竭。耳遂爲之鳴也。當補足少陽膽經之客。

主人穴耳。

一名上關耳前起骨上廉開口有空張口及取之乃得禁深鍼鍼一分留七呼灸三壯及

手大指爪甲上曰少商者乃手太陰肺經穴也。

大指端內側去

爪甲如韭葉白肉際宛宛陷中鍼一分留三呼不宜灸

黃帝曰人之自嚙舌者何氣使然。

缺岐伯曰

此厥逆走上脉氣

輦至也少陰氣至則嚙舌少陽氣至則嚙頰陽明氣至則

嚙唇矣視主病者則補之。

此言人之所以嚙舌而遂及嚙頰嚙唇者各有刺之之法也。凡人之嚙舌者皆氣逆走上所致也。且各經脉氣以輦而至故手少陰心經之氣至則嚙舌以舌爲心經之竅也。手少陽三焦之氣至則嚙頰以頰爲三焦經之

脉路也。手陽明大腸經之氣至，則齒唇以唇爲大腸經之脉路也。各視主病之經以補之耳。

凡此十二邪者，皆奇邪之走空竅者也。故邪之所在，皆爲不足。故上氣不足，腦爲之不滿，耳爲之苦鳴，頭爲之苦傾，目爲之眩，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腸爲之苦鳴，下氣不足，則乃爲痿厥心惋，補足外踝，下留之。

此承上文而言十二邪之走空竅者，以正氣不足而然也。由上文十二項觀之，皆不正之邪，走于空竅者也。故邪之所在，皆由正氣不足，而邪得以乘之，惟上氣不足，則腦空耳鳴，頭傾目眩矣。中氣不足，則便變腸鳴矣。下

氣不足則爲痿爲厥而心爲之惋矣皆當補足外踝下留之卽足太陽膀胱經崑崙穴是也

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腎主爲欠取足少陰肺主爲噦

取手太陰足少陰唏者陰與陽絕故補足太陽寫足少陰

振寒者補諸陽噫者補足太陰陽明噦者補足太陽胃本

蹶因其所在補分肉間泣出補天柱經挾頸挾頸者頭中

分也頭之中部分太息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涎下

補足少陰耳鳴補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自嚙

舌視主病者則補之目眩頭傾補足外踝下留之痿厥心

惋刺足大指間上二寸留之肝之太衝脾之太白一曰足外踝下留

之。

上文各項所治之經。既條答矣。而此復因帝問治法。遂重言以申之也。

師傳第二十九

黃帝曰。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于方。余願聞而藏之。則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于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岐伯曰。遠乎哉。問也。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大與治小。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順者。非獨陰陽脉論氣之逆順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黃帝曰。順

之柰何。歧伯曰：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黃帝曰：便病人柰何？歧伯曰：夫中熱消瘴則便寒，寒中之屬則便熱。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饑，臍已上皮熱，腸中熱則出黃如糜，臍以下皮寒，胃中寒則腹脹，腸中寒則腸鳴飧泄，胃中寒，腸中熱則脹而且泄，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飢，小腹痛脹。黃帝曰：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兩者相逆，便之柰何？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驕恣縱欲，輕人而無能禁之，禁之則逆其志，順之則加其病，便之柰何？治之何先？歧伯曰：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去聲告之以其敗，去聲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之